

進賢縣志卷之四

建置志三 學校 書院

學校

儒學 在縣治南面三台峯帶常湖九曲爲形勢之本宋尉黃仲嘉所建三賢堂祠梅尉臧徵士魏徵遺址也宋崇寧三年設縣始建學在縣治東南二里元至正十年監縣袁州海 重修元末廢壞明初施皓遷建于此重修禮殿新塑像併修兩廡號舍倫堂東西齋牲厨門墉臨川進士李實爲之記洪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一

間尹陳有常再修邑人傅箕爲之記曹主簿之子賞捐貲助工永樂間尹李思中修兩廡戟門櫺星尹余曜建文昌樓於禮殿東正統尹張冲任最久年新塑像修兩廡八年修禮殿郡人祭酒胡儼爲之記十二年修明倫堂暨兩齋號舍督學高旭爲之記天順間尹呂聲復修禮殿易櫺星門以石門外鑿泮池引九曲水注之名曰金魚沼環以玉帶橋成化十八年布政 煒尹陳延復修文昌樓改額文明學元禎爲之記嘉靖九年尹沈寅奉命定敬一亭

子明倫堂西鑿石碑七刻范氏心箴程子視聽言動
聖諭御註邑人萬潮爲之記是年奉制改大成殿
爲先師廟撤塑像製木主更定從祀建啓聖祠於敬
一亭南二十七年尹周美修殿廡及門三十年尹何
鏗修明倫堂階砌以石四十一年尹程光甸修廟堂
齋廡教諭李惟寅爲之記萬曆間尹林道楠重修之
尹毛一瓚建文筆樓於學宮南三十年尹黃汝亨修
之又並建鄉賢名宦二祠教諭李樹敏董其事郡人
少宰劉日寧爲之記三十五年尹周光祖置學田以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二

餽諸士邑人饒侍郎位爲之記四十年間尹錢士貴
續置邑人顏佐廣之饒侍郎景暉爲之記復建尊經
閣於明倫堂左陳副使應元爲之記四十五年尹沈
景初建大成坊移文明門于文筆樓址盡収台曲之
勝題其樓曰甲秀督學黃汝亨額以弘文邑人李宗
伯光元熊大司馬明遇各有記四十七年署篆按察
司簡較黃奎璧修櫺星門甃其涂天啓五年邑人傅
學士冠砌泮池圍以短墻尹梁應材建思樂亭修殿
堂齋廡名宦鄉賢祠建土地祠于文明樓左尹應材

邑人吳宗伯士元各爲記歲久傾圮

國朝順治十七年尹王斗樞康熙二年尹聶當世新建禮殿啓聖祠明倫堂修門廡俱如制邑人楊西狩爲之記孝廉羅萬邦諸生易道光何東征等各捐貲助工而櫺星門儒學門之設與名宦鄉賢二祠之修葺則教諭謝與成實捐奉爲之

先師廟前爲露臺東西序爲兩廡前戟門又前櫺星門祭器庫在戟門左明倫堂據廟北崇巒台曲在目兩旁列博文約禮二齋啓聖祠在堂西南祠北爲敬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三

一亭尊經閣卽膳堂舊址在明倫堂東號舍在博文齋後卽六賢樓舊址邑人萬和嘗以已地廣之今俱廢鍾秀坊在堂墀左今亦廢折而下爲文明樓樓左爲土地祠樓之南儒學門峙焉名宦祠初建於仁壽坊萬曆間尹黃汝亨移學左鄉賢祠並之前闢一扉總額曰俎豆名賢門外左泮宮坊右思樂亭今廢泮池外爲大成坊宰牲堂射圃學倉今俱廢教諭廡在學右訓導廡一學門內左一教諭廡右今俱廢祭器庫貯銅爵一百二十箇銅籩豆二十四箇銅簠

四箇錫香爐花瓶一副錫酒尊六箇竹籩豆七十
箇木籩豆八十箇磁爵二十箇磁酒尊三箇磁盤五
箇木帛匝九箇讀祝木牌二面邑人陳洪于天順間
捐貲增修今兵燹後鮮有存者

泮池計廣三畝

射圃舊在學門東北深五十步濶三之一正統十一
年縣丞顧富常建正德尹姚永禎修後改建南門外
學倉舊在學左萬曆間尹周光祖遷名宦祠左側原
址空按舊志學田二千二百九十五畝學湖一百二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四

十五頃今久廢

按學田四十一畝有奇地四畝九分
歲入租谷六十石二斗地租豆一石

五斗學庄在城西地名三里塘尹周光祖創置戶名
周公義又尹錢士貴增置東山學田若干畝志載現
存而傳聞豪右侵占
不及查核可嘆哉

李實明初修學記古人爲學者習其業則舍菜以禮
其先師而四時有詩書禮樂之教有定祀無專廟後
致崇極於孔子禮秩以王者則祭必以廟廟必有
主由廟而兩序門人與後賢配食從食皆有其位
夫祭祀本於人心折衷六藝開治百世所謂民生以
未有盛焉者也雖其象設噐陳聲樂之節時王之

制水盡合於古或者拘拘於既往之迹謂曷不爲古
之有學無廟則有所不通矣兵興學毀郡縣祭祀闕
畧教道弛廢進賢學官章熙與其士友袁鏞吳觀過
余言其邑自施君皓來爲長能均賦以還定其民而
流逋有歸進謁學宮榛莽摧撓大懼不能修葺謀於
僚佐而議協卽命重修禮殿以安神位東西序爲室
屋十二楹門爲十楹嚴塑繪之像備裸洗之器而行
禮皆有儀式爲師生之舍十二廩庖房各有方所
禮延師儒與諸生朝夕講肄而教人皆有節序始於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五

乙巳秋八月成於丁未冬十月人見其成不見其勞
皆謂宜紀刻俾後之來者無廢成績予喜其學之修
與二三子愛其長上有不能已於言者蓋學宮在縣
治之南隅高爽曩曠山川清秀予數過之與父兄子
弟謁廟而行禮今雖老矣而有望於其人士思致其
忠愛者則莫之忘也嗟夫聖學不講造言疑衆士各
師其意見教化陵燹而不知是以禍亂伏於隱微一
且橫潰而莫救兵亂旣除有志圖治者必將修明正
學剷除榛蕪一洗人心之陋習而後可以言治二三

子愛其長上相升降乎殿陛之門宜有惕然其中使
大修於身而施於政教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將見
邑之民皆爲三代之民士皆爲天下之士則斯學不
爲徒修而有無窮之聞也予之所記豈徒紀乎歲月
之久近而已哉 傅箕洪武乙亥修學記州縣置學
校立孔子廟春秋酌古釋奠始于唐重于宋進賢析
自南昌崇寧陞鎮爲縣學校隨開中設禮殿嚴嚴翼翼
翼後有明倫堂前有門廡以至教官廳事師生齋舍
膳堂倉庫創制咸備厥後傾圮獨禮殿一修於淳熙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六

再修于咸淳繇宋迄今予來遊來瞻輒覺摧朽竊思
更造主簿同邑曹敬立即欲協謀而師旅日興莫之
克遂也明興舉政崇祀 先聖作養才俊德意優渥
若迺勉勵黜陟修廢補敝則有司存爰以殿宜亟修
勸諭好義之家曹敬立之子婦劉氏嘗聞先世之志
共命惟恪購良材鳩衆工直之食之請于邑宰選耆
民之公忠者監督之教諭李逸賢適至經營始末尤
克相成凡木之腐者易之以堅橈者撤之以隆梁楹
之弗任軒櫺之弗稱者改作之黝堊丹雘堂陛級甃

舉復舊度再葺而工以成告逸賢屬記於余惟學校廢興與政化相爲汙隆今而縣官倡啓良圖官無煩費政修於一日而善迪乎後來可謂能矣曹氏婦方祿孫孺弗嗇資力繼成先志俾聖人宮殿煥然一新其視世之愚夫愚婦惟施與以徼冥福者可謂賢矣嗟乎天下如此其廣也學校之設自前代以至于今如此其久也學者由庠序謁殿廷儀刑聖容盍亦有所觀感而興起者與出而敬共職業爲忠良之臣處而儀表鄉邦皆名世之士鄉成善俗代出良材非惟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七

無愧於聖人無負於朝廷亦且於成縣之名有光不亦善乎余雖老實平生之志願而今獲覩其成也記之 胡儼正統間修學記進賢縣本南昌之東境晉武帝析置鍾陵縣尋廢唐武德初復置八年又廢縣爲進賢鎮宋崇寧二年復改鎮爲進賢縣於是儒學隨建在縣治東南此建學之始也宋亡學廟寢入於敝元至正庚寅監縣袁州海牙重修之元季燬于兵國朝洪武初知縣施皓遷學於縣治之南重建廟堂門廡齋舍其制度儀章具載前進士李實碑文二十

七年知縣陳有常繼修大成殿明倫堂永樂四年知縣李思中又修兩廡東西齋及戟門櫺星門是皆能崇儒學知爲政之本也自是三十餘年積寒暑風雨之變殿宇器物不能無朽敗像設丹堊不能無漫漶正統戊午夏龍巖張冲來令斯邑舍菜于廟退而周覽卓然有志於興舉迺協謀於同僚暨學之師儒經營措置購材備物明年己未命工綵繪宣聖四配十哲之像又明年作兩廡肖從祀諸賢凡百九位儀容章服彬彬焉郁郁焉工既訖遂欲重作禮殿適南昌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八

郡守池陽胡公同知涿郡王公行縣喜其有爲亟稱美之未幾專理學政按察僉事天台陳公又移文督其成迺興作於壬戌冬十月告成於癸亥春三月禮殿三間二翼高二丈一尺有奇深三丈一尺廣加於深二丈五尺美哉輪奐夙超于昔丹碧照耀燦然一新學者得其依歸士庶人有所瞻仰張令之用心文教視昔人之勤又有加也至於贊相成之者縣丞崇安倪彥成吳江楊勉主簿富陽楊信典史嚴陵張榮教諭婺源倪以孚訓導華亭褚良皆與有力焉雖然

廟學之修舉豈徒爲觀美乎哉學者由義路禮門獲
覩聖賢之德容當思進德修業以務其本爾蓋明體
適用君子所以成已成物先儒有日記誦華藻非所
以探淵泉而出治道故科舉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
之外有性命之學五六十年前余承事先輩若良庵
傅先生虞亭熊先生嘗與講學而竊聞緒餘且期待
以斯文甚至前修既往而不知老之至也因爲斯記
并舉二先生之期待於予者亦竊有望於學之諸君
子焉願相勗之 高旭正統間修學記進賢儒學殿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九

堂齋房朽敝龍巖張冲來知縣事慨然興念正統己
未歲飭聖賢像及造祭器癸亥歲造大成殿并群賢
像惟明倫堂暨東西兩齋未遑葺治適於丁卯歲旭
承乏提調江西學政欽奉勅旨頒布郡縣冲卽奉行
曰此吾職所當先也其亟畱之縣丞黃聰顧富常主
簿高福典史張盛又相與協謀而助贊之予始見其
伐木僦工再至則告落成教諭張受訓導詹淙曾敏
合辭請文以鑱諸石越一載而工畢何其易哉明倫
堂五間深二丈八尺廣五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一寸

視舊加崇東西二齋各三間深一丈七尺高一丈三尺一寸廣則一丈九尺視舊加寬兩廡暨面堂號房以間計者又一十有六會饌有所習射有圃庖度井溷靡不周備吁若冲輩可謂居官敏於爲政知所先務視他郡縣屢承文移恬不加意累被督責徒應故事者萬不侔矣况其建青龍橋置義倉修羅溪橋路皆可稱紀自茲以往在泮諸生于焉進退揖讓于焉修藏游息耳目爲之聰明心神爲之澄澈居安資深不爲無勗雖然升斯堂尚思所以副立名之義八斯

堂尚知所以求造道之方修身踐言以端其德行博文強識以昌其文辭庶無負朝廷養育之盛意諸人期待之至情不然徒爲觀美之具則不可也因記修舉之由爲諸生勸 張元禎成化間修文明樓記進賢縣學內門故有樓上祀老氏家所呼文昌帝君者因以名茲樓廢也久歲壬寅爲今上十八載藩侯煒旬宣至釋菜旣環視臨樓基慨茲樓實茲學壯觀不復之不可退卽具締構資檄令延出公帑贏濟之延駿犇命乃市才庀匠督以義官陳邦烈黃伯淵相以

學生楊顯艾英躬昕夕率勵忘暑寒疲越明歲癸卯
不半稔樓巋然成師生舍有隳者亦從之興樓崇尺
二十又二衡倍崇二尺縮如崇材良工善規度弘視
故增雄侯進諸生斯文在天固有尸之者然奚形以
名貴富命定奚覬覦焉老氏誑萌非分念儒者哉樓
祀淫亘黜名亦亘滌今第虛樓中用游息爾師生名
爲更曰文明所冀諸生居則明斯文於身出則明斯
文於天下不幸不遇則明斯文於後世諸生率拜受
教侯工書復大書文明字俾揭之令惟侯功不可泯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十一

走書幣南昌屬子口宜有記夫學賢才焉宮風化焉
地實惟熙朝明主之所汲汲體至意作興之在賢岳
牧進而冀諸生語竄邪衛正端大本崇大化旨惟樓
已哉於戲侯功不泯諸士子出入茲陟降茲尚亦永
念之謹記以詔來者侯陳氏閩產敷歷中外多儒者
作用令亦陳氏濠產君子云 成化初尹呂聲玉帶
金魚十詠玉帶名橋天地久金魚名沼古今無祖龍
鞭 成虛幻青鳥傳書謾覬覦千尺虹霓橫碧落一
天星斗煥清都中原麟鳳閒來往不狎山谿鷗鷺雛

原十詠今缺
止存其一

邑人王朝遠爲十詠跋國朝立學育才以圖實用而作興之則在有司桐廬呂侯宰進賢拳拳以造就人材爲已任欲使之有所觀感興起也迺鑿沼安橋以玉帶金魚名之以寓期待之意而又賦詩十章以誘掖勸戒之掌教周先生請壽諸石以永其傳雖然侯之所以期待諸士子者至矣諸士子又相謂曰侯之得民心格天地感鬼神孚草木召禎祥厥德盛矣則玉帶金魚亦侯分內事也 萬潮嘉靖九年敬一亭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十二

記大子緝熙聖學宸衷精蘊大訓式敷敬一有箴視聽言動心箴有解頒行天下府州縣學俾海內學士咸服習焉惟時進賢知縣臣沈寅奉行惟謹卜地于學宮之左建亭一樹碑七隆隆然翼翼然祇揚聖訓昭示無窮臣潮觀厥成敬從父老之請爲之記臣聞盡人之道惟心盡心之道惟敬惟一視聽言動由是無違焉之謂禮之謂仁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周以是治孔孟以是教亦惟咸以是學其他得失有淺深徵於治道人才靡毫髮爽是故天下之理匪敬曷

匪一曷歸匪禮曷立匪仁曷統仁無非禮禮無非敬
敬無非一視聽言動無非心其存之爲天德行之爲
王道其用天地之間備矣嗚呼士生斯世躬遇聖明
在上感發興起固當萬倍于尋常而亦豈無精進強
立卓然以斯道自任者乎而亦豈無奮庸熙載親見
此道之大行者平實學校之光司教化者之所深願
也 李維寅嘉靖間修學記嘉靖己未秋延平李惟
寅自袁郡文學來主教事始至見黌舍頽壞心傷之
力莫之能也越明年庚申春安慶程侯以名進士出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十三

宰是邑下車謁廟慨然以作新爲己任寅每贊之柰
時有寇盜之警築城之役水旱之仍固未遑也逮歲
壬戌財方稍貯於是考卜徵工庀材聚物先廟廡次
堂齋又次諸祠撓者易之歆者正之窳者增之圯者
完之枚枚秩秩煥然改觀矣且百爾所需措置有方
無糜於官無病於民可謂難也已先是祭器不備久
爲曠典寅計師生齋廩之缺羨者常白於侯疏請報
可遂成噐以共祀事諸生謂侯有大造於學不可無
紀寅曰然小子識之以告來者侯名光甸字子極太

湖人文章政事可稱此特其大耳是役也始壬戌秋
訖癸亥夏朝夕綜理者寅也噫嘻體侯之心以求無
負于朝廷教學之意者寅與二三子也其共勗焉維
時同寅協恭者訓道臨淮章君宗儒晉江紀君維新
若縣丞永康呂君鳳翔主簿嘉善蔡君棠典史麻城
李君雲同宦茲土樂觀厥成者也董役之人則吏官
李珠學吏詹炤醫生饒佐例得附書 劉日寧萬曆
間修學記進賢古鍾陵地也甲山水而學宮當其勝
廟歲圯名宦祠在學宮外於是武林黃公貞父議建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十四

置更革核事實稍合公帑爲大事始自輸廩倍之鍰
又倍之經度視作者等首廟廡次明倫堂次啓聖祠
次御製亭次祠舍名宦食門內如制後爲鍾陵書院
堂階門牖竝山川相望爲勝黃公暨諸博士先生李
君輩屬余記蓋余觀三代兩漢之事有重傷云讀功
令瞿然有遐思焉稍汎濫於弘正更歷近事迺又知
二百年之升降也古者天子置庠序之師而族閭什
伍皆稟命焉以澤於道德禮樂之教倘乎各明其心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何彬彬也臨雍之觀聽固甚都

視濟南關西瑯琊之徒幾不勝矣經之門十三而說經之門百蓋儼然竝南面而尊白虎石渠紛紛論議斯亦吾道之桓文耶王教衰私門鼎立論世者大息焉明興置辟雍廣厲郡縣諸在博士籍者並得窺性命攷古今通世務當是時薦辟之路非一途而黜百家大一統蕩乎其三代之遺乎至弘正而私門闢矣河東泰和新會餘姚各秉洙泗之鐸以徇於路山東之鹿固惟天所授未可知迺其所爲犄角者豈虛語哉今去弘正未遠顧亦有承諸君子之下風操戈問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十五

鼎囂然鄒魯之郊余徒見其囂而已詰其所操之戈所問之鼎則掩耳而却走可笑也夫法令之與清議相表裏也公以其身扞文網之禁而憫然張清議務爲楯蔽遂使憤世者置不平而學校幾受其禍此亦向者丙子丁丑之明鑒也夫王教之盛也道德一風俗同而其後不勝其弊漢之諸儒弘正之諸君子有其私焉至于名與實無據公與私無位而其弊且大壞此無它蓋學術不真空言鮮實又躁進也余聞古之君子道德不立不可以知性禮樂不具不可以和

情迫之而後仕爲之而不居孟子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今實有弋心射者不見羽鏃見鳧鴈而欲言無詭遇不可得也此亦爵祿之喻也然爵祿之於吾道如車輪馬蹄卽禹稷生斯時不由之不足致遠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故古者學不專一業仕不兼二官士旣先誦讀而更以其暇日問鞮譯修操縵雜服之今博士諸掌故直常業耳猶然置之猥以絕聖爲美譚是以朝無識大之賢鄉鮮故實之老是空虛鹵莽之過也而又躁進語曰十年樹

木三時樹穀故先王象之以樹材國法視九年稽考至捷便毋論四十試仕已而髻穉攘臂壯士河清以時月度之且未暇能辨禹貢明周禮克類至盡卽石碯之言六事實胚胎焉憤轅之犢又古人所先戒矣三者今世之通患也所謂名與實無據公與私無位者也豫章俗朴嗇其爲義爭先其受敝視方內最後夫受敝後則其復古不難孔子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在斯乎諸文學夫何讓焉姑以學宮喻夫學不嘗亟修亟毀耶彼且計浹歲

安得不歲且計浹辰安得不辰夫惟百年者意念深矣念深者力勞力勞者材具材具者用廣用廣者功功遲者後毀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黃公曰盍記之

陳應元萬曆間建尊經閣記鍾陵學宮台山列屏曲水紆帶江省名勝區也舊明倫堂及西東兩廡外故有閣名尊經踞堂左腋藏五經諸史百家書諸生以時誦讀故名公鉅卿常冠冕海內而後乃鞠爲丘墟諸壇石長亦相置不問爲遊勝者扼腕焉會侯蒞茲土稚意崇文史治之間時吐握走迎儒生又善形

勝家言每登堂周視則低徊頽址中不能去謂其博士吳君曰是當有以實此者而蕩焉荒蕪得無漏地脉乎此長吏者之責也吳君故高爽饒幹才與侯見合侯意益決於是鳩工庀材屬吳君董之吳君殫力相度以勦厥事聳棟崇墉倍昔宏廠而尊經之名仍舊則侯不欲以所創自尸哉侯冲粹有玄鑑所賞識皆一時名士旣落成率諸俊講業其中諸俊亦爭策勵以承侯意一秭脫腕侯輒爲之指示無不人人滿志者而是後賢科得人最盛其所嘉賴寧有旣耶侯

清標循政種種治行在饒考功記中不具論論其有
功斯文者如此是舉也雕檻重楹施丹流堊一切木
加餼廩之需皆侯已俸爲之工始於乙卯春歷五月
而告成侯錢姓諱士貴字存燹號元冲庚戌進士華
亭人吳學博諱維翰號屏南信州人以明經起家今
爲此流令

附陳良言尊經閣議閣新創而稍亢厥高過乎明倫
堂似凌聖殿後之修者閣與堂止宜平等無令閣獨
也

梁應材天啓間修儒學泮宮池亭記今海內文獻動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十八

推江右而鍾陵爲最鍾陵矯矯矜行勛猷節義爛焉
史策余盖家食久慕之甲子承匱始獲從諸縉紳周
旋函丈每一課士咸蒸蒸然有磅礴霄漢氣象間覽
其學宮形勝則巒峙三台水環九曲實與人文爭奇
益信山川之靈不爽已獨是殿廡棹楔雖層纍巍峩
規畫特異然已時深就圯若櫺星若壁沼以迨鄉賢
名宦祠則益黯然無壯麗觀良可低徊會余年友傅
太史以讀禮家居余爲言及太史卽慨然曰微君言
我且圖之蓋我先大夫司寇公嘗一再爲捐修而先

子則有志未逮微君言我且 余固心壯之而意
其力絀乃一日持百金示余曰元子遺止此耳敢以
鳩庀煩執事用畢先志夫鍾陵地方厚發才而薄於
產士夫嗇取鮮蓋藏何太史之若傾於素儲而諾不
經宿耶守土者徒以軍工搜括無能效涓埃愧矣於
是度木伐石門祠之朽者堅之泐者完之街道橫直
計一十五丈有奇石易之泮池故爲金魚形周圍計
廣六十五丈餘四其象而賦之甃石爲基帶以雕欄
計七十四座臨池倚短屏構一小亭四面玲瓏俯收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十九

雲物而山翠水光直從屏際空處度殿宇間也因請
太史一言志不朽太史謝弗居余又不能以不文已
爰進諸士告曰夫士之藏於學也猶玉藏於櫝然愛
玉者美其櫝以示珍而所珍非櫝愛士者美其學而
所重豈學哉夫固有重之者矣今太史以司 公家
學已驥足乎玉堂金馬猶爲爾士飾所藏夫其能不
忘所藏者迺其能以所藏重者乎且也諸士大夫謀
成不約復群然醜金修殿堂以成全美則今茲之舉
以成先也以興後也是皆出於藏而不忘所藏併以

奠夫藏之者之有以重其藏也爾諸士政藏而欲躍時矣得無意乎諸士遂喜而識之是役也始於秋竣於冬自櫺星門名賢祠及街道池亭煥然改觀皆太史力焉大史諱冠字元父別號寄庵壬戌廷試第二人學博北海李君宣城徐君共事觀成誼得並書

亭在學前形家謂明堂不宜填塞戊辰年遷碑于二門之內

邑人楊西狩修學記邑之有學也蓋不特鑪陵爲然乃人傑攸鍾地靈當之則惟學宮實擅勝會

我朝鼎定後業就圯茂草爲鞠卽不無今昔之愼頃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二十

東海王侯
玉沙轟侯

雅厝意文治前倡後續不謀而協首禮殿

次啓聖祠次明倫堂次門廡或創或葺規制視曩等而轟侯暨羅孝廉屬余記其事余竊惟學校者天下治亂之所係而人文盛衰倚伏之機也有虞氏開庠序之先禹湯文武歷世相沿因而修明之整齊之已耳至春秋而中絕矣使非洙泗之鐸則往者何所恃以不墜而億萬禩之人又奚以得復覩乎古帝王聖賢之道故宰子謂孔子賢於堯舜則知繼治者不必遠希堯舜惟得夫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以惠教

世之人使天下俎而豆之登闕庭瞻靈爽駿對
越奕奕煌煌則曷啻羨墻列聖人也彼促沙丘之禍
者蔑論誰造草昧卽祠太牢其閱祀四百豈不以是
乃唐武德二年詔罷元聖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立
廟於太學貞觀四年詔郡縣學皆立孔子廟相傳千
餘載更十數姓以迄今茲未之有易也江都曰天不
變道亦不變然則學又焉有變也何也凡爲士之爲
者惡其雜也設之學以別貴賤懸標指則遷其地而
罔弗良矣惡其肆也設之學以聳耳目一聰明則期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二十一

之的而勿敢不趨矣是學校廢興其直盛衰治亂之
攸關而匪有謬歟我鍾陵今日者士風何以不古若
人文之蔚起何以反遜於前徽耶稽之劉文簡曰世
之通患學術不真空言鮮實而又躁進今受敝豈坐
是歟抑未必不由學之廢也侯今者造士之稚已于
作室肇之其斬蓬藿也植芝蘭也汰瓦礫也擇珠玉
也購棟楹也選良材也諸士仰而觀俯而察登堂入
室美富在望式由是式出入是凜凜乎罔敢隕越以
炳以蔚其事不在革之五六乎况乎兩美令而事集

有王侯以經其始而復得聶侯以董其成猶之垣墉
勤而暨茨所必需樸斲備而丹雘之不可以已也諸
士第無負此物此志焉可哉王侯諱斗樞號均五巳
丑進士山東諸城人聶侯諱當世號二瞻戊戌進士
湖廣監利人羅孝廉諱萬邦號憲行辛卯舉人本縣
人首倡捐貲能襄事不遺餘力者學博謝君諱與成
號仲平丁酉舉人瑞州高安人多捐俸修葺功于誼
得並書 饒位萬曆間學田記進賢故有學田亦董
董耳沿爲公費乙巳崑山周公來令余邑入境卽孳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二十一

孳民瘼念邑瘠土民其艱食無恒產而有恒心雖士
則然而彼業已治博士家言非代耕曷以餬口貧無
所之其閔焉望歲何問業爲時卽有意乎士養而方
且爲氓庶問疾苦畫便宜調徵輸繕隄防未逮也在
事兩期政通人和日討多士而訓之瞿然顧化爰旣
乃心爲土度田會附郭三里塘有腴田五十餘畝水
旱不虞山塘庄廬井井其士民願輸於學公悉捐俸
市之歲徵脯有奇儲學宮以爲諸博士弟子貧憊不
能婚喪與旦夕饘粥膏焚資給履畝有籍徵租有程

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士享明賜不匱自今日始於是
博士先生袁君緯等謂此舉大有造於學屬余爲記
余直明初廣厲學宮縣諸生額二十悉廩縣中其後
增附弟子員亡慮什伯程材日廣而制廩有限椎食
養士自非賢師帥不及此士當斯際所不廩廩志行
以終公惠者非夫也顧余觀學宮所程斤斤尺寸之
技無能以性命相期謂藉以先資猶之乎羔鴈比得
一當有司輒推擇爲試而不効遂以爲所用非所養
耳乃今則又不其然士估僂操觚靡不譚心性而語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二十二

學以此取世資卽以此經世務矣抑思吾所俎豆而
羨牆者何聖何學乎夫學心學也卽心卽性不假外
求虛而常應萬物備我危之謂人心微之謂道心覺
之謂學達之謂上達復之夜氣非虛慎之屋漏非寂
名物象數不爲支精義入神不爲幽近而子臣弟友
推之盡人性盡物性以贊化參兩不爲幻無內外無
頓漸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六合之外亦惟是大心
體物若良之敵應不相與夫是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由此嚮用所養可知乃末學競驚名高凌駕往

昔以無善無惡爲心體以心無生滅爲性宗反戈紫
陽左袒西竺口實姚江而揚其波而又援吾道附會
其中藉口萬物一體以爲無衆生相藉口聖智圓神
以爲六通圓明脂韋取容托之時宜謂解脫方便模
棱首鼠托之中庸謂不起我見言匏瓜則諱言堅白
而曰自利利人語獵較則何知操守而曰火中生蓮
陽假聖道之近似以鼓唇吻陰堅異學之悠謬以恣
猖獗起於譚圓語空至於生心害政昔之溺人也害
在學術今之惑世也害在事功更浸淫無所底止矣

且夫證悟與操修非兩端學術與經世無兩岐證解
而忘真修直優孟之抵掌耳譚出世法於世間是北
轍而南轅也文詭行以取世資是掩耳而盜鈴也焉
用此培養於學爲士明經誦法先聖執證執修執學
執用當自今辨之蚤矣夫樹人猶木也樹之松栢則
松栢用樹之荆棘則荆棘用藉令學殖在此豎立在
彼必不得之數也公直道質行以學爲政民懷其德
蓋慥慥君子哉今之養士惟其有之在易之坎維心
亨行有尚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則公以之吾黨士

所自養其勿爲頤之初九舍靈龜而觀孕頤必也果
行育德以自求口實有能涉世末流紹明先聖不襲
異學不蹈詭行要以實學實用出則正色立朝處則
表世範俗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斯無負國家養士本
指卽無負公造士盛心已是爲記 饒景暉萬曆間
增置學田記國家造士之典甚具然而諸生餽廩而
外無他設焉夫豪俊之士干青霄而直上豈以升斗
爲活哉第士之托業遠則温飽之謀必疎抗節高則
營生之途轉隘賢師帥在上而令修人雅士無所托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二十五

以寬其身豈情也學田之制先是丁丑臨海王公亮
爲令以丈田得閑田若干遂歸之學爲學田夫閒田
本确土耳而當日徵収之制復闕而不精久之併田
亦化爲烏有數十年後父老輩遂無有能舉其事者
惜哉越三十年崑山周公光祖來加意黌校慨然捐
贖緩置附郭田若干畝以資寒素規條漸脩而惜其
制之未廣也周公去雲閒錢公繼之公神宇澄湛貞
然高潔下車與士大夫論貧士之昔
顧其官舍如僧臘卽欲有

公佐令僂遊有惠聲聞公德意輒遺書告其家人曰
邑父母欲養士而力不任柰何以我子弟輩苦廉令
哉遂括百金歸以資公養士之費公喜甚屬邑吏某
某擇近郊腴田買之後得東山田一派若干畝歲可
得租若干石公復與廣文先生約曰此不腴之業豈
足盡庇鍾陵士惟公輩精神足爲寒土地耳自今以
徃徵取必謹賑助必以實倘學田廣矣而升斗之餘
不及清人之腹斯余之罪也夫惟諸君實重圖之廣
文先生張君傅君感公雅意謂不可無記乃謁余一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二十六

言余惟公廉靜端恪諸士見公如見元魯山使人名
利之心都盡其所以養士者誠不止於口腹而及於
心志是區區者奚足爲公記耶顧余因是而重有感
焉夫士之所最難忍莫如貧逐貧送窮先哲不諱而
不知淡泊可以明志夫安知窮愁隱約之地非反所
以煅煉英雄耶諸生試於澹漠中尋認妙理則他年
建樹當必有卓然可觀較之濃華炫赫者其所就不
大有徑庭哉公自處處人一以淡泊爲主故余所以
勗多士者亦曰澹公諱士貴號元冲庚戌進士浙江

嘉興府嘉善縣籍直隸松江府清浦人捐助顏公

戊子科

于舉

鄉爲僊遊令其民懷之蓋孝友惇慎篤行

君子也

太僕寺寺丞臣陳雲章孔子祀典疏爲陳

愚見以裨聖政事臣聞周成王襮君陳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臣嘗企慕是臣而職卑言微有所不敢
邇者議報祀孔子之禮此一代制作之綱要千古公
議之首先不可不慎重焉者也臣仰觀所制新禮去
胡元之贅號易塑像以木主正孔鯉諸賢父子之倫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二十七

仰而嘆曰此大聖人之制作出於尋常萬萬也惟革
除王爵一節考諸古聖神制禮之意不能無疑焉臣
年已衰邁思報無日矣苟隱忍而終無所言豈不負
陛下負所學哉乃敢原聖神制禮之初意味死爲陛
下密陳之夫天地生民之初無主乃亂故篤生聖人
而以治教之責付之聖人奉若天道以立民極於是
乎制君臣上下之禮而帝后三公諸侯伯子男之爵
始列謂任是責以致功於民當享是爵也非爵則不
可以相臨矣又推此義以報天地生成之德亦惟以

其爵於人者尊祀之無他道也故於天尊之曰上帝於地尊之曰后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謂有功德於民當食是報也舍爵則無所用其報矣爵以報德報功已昉於聖王制禮之初至於今行之而無弊者也孔子之德無愧於舜禹其不有天下者不逢堯舜無天子薦之耳而其刪述六經推明往聖之道以開道學之傳此萬世之事功也宰我稱其賢於堯舜者以此而報祀之禮累朝加隆始封文宣王之爵備天子之禮樂焉夫功被當時者食報

於當時功垂萬世者食報於萬世此不易之常道也乃疑孔子之心有所不安而於常典之外別生異議夫聖人之道義而已矣如其義焉舜受堯之天下可也而受其報也何不安之有况夔奠兩楹此理已先見矣以此而比於不義之富貴不亦悞乎臣固謂天地之功德無窮也而所以爲報亦稱帝稱后以尊祀之仲尼之功德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不誣也則亦稱帝稱后以祀之於報禮始盡今日至聖文宣非所以待孔

子而改議稱至聖先師孔子夫至聖者其本然之德也先師者其當然之名也後學尊稱之辭則是矣國家崇報之典恐未也夫古之君師並稱者一人而兼治教之責也故有爵而稱師則師爲尊革其爵而耑稱師則匹夫耳何尊之有天子之師固亦尊矣天子之祖之父尤尊也追王太王王季亦必待爵以報其開基創業之功也夫爵也者聖王所以奉若大道酌酢斯世之大權也貴賤于是乎位焉上下於是乎辨焉尊卑於是乎別焉寵辱於是乎章焉人皆以爵爲

貴而獨於孔子爲賤乎人皆以爵爲上爲尊爲榮而獨於孔子爲下爲卑爲辱乎報德報功生者封而死者贈罔或遺焉而獨於萬世道學宗師不當報乎革除王爵祀典異矣牲用太牢舞用六佾宮殿如故餼羊猶存也果經常可久之道乎名之與器相湏爲用也奪其名矣仍假以器孔子之心安而受之乎或曰不加以爵者待之以賓師之禮然則賓師之禮果報德功之典乎古者諸侯於異國來遊之賢士未任以職以此禮暫相敬耳固非謂德之盛者不當以爵加

之也若曰稱王非所以待孔子則稱上帝者爲褻天
稱后土者爲瀆地稱大德必受命者亦欺人矣天下
豈有二道哉或又曰周公之功亦大矣何以不王曰
然則制禮作樂抑有大於敬敷五教者乎蓋勤勞王
家臣子職分所當爲也况身爲三公矣又乃命魯公
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報當如是而止矣孔
子開萬世道學之傳自有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建曠
古不有之事功固宜享曠古未有之殊報而萬世王
祀於禮爲過乎夫禮太過而陛下因之猶爲過於厚

禮苟是而陛下革之則爲過於薄過於厚可也過於
薄不可也何也累朝加封一旦削奪臣恐天下後世
不知者指此爲孔子之再阨也夫孔子之心與吾人
同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
豈欲貧賤而惡富貴哉惟以道義爲取舍與人異耳
觀其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可見
也孔子之道而度之以巢許之心崇報之典而比之
以僭竊之事恐非其儔也夫陛下之所當敬事者天

也親也師也三者之恩同而其事之之禮當如一也
今四郊成焉事天之禮隆矣九廟正焉尊親之禮至
矣而於所師孔子則革其已封之爵殺其已行之禮
焉果非天親之匹不當報之如是乎夫是禮也與其
改於後孰若復於今自陛下行之自陛下復之此臣
之所深望也臣昔年講明大禮當國論洵洵之際未
敢畏避今是禮又當衆口緘默之時臣何敢肆言而
無忌哉誠有以仰窺吾君吾相之心卽成王周公之
心惟欲監先代之故典立萬世之常憲以匹美成周

耳本欲尊崇反失輕侮而使陛下之心無以白於天
下者講之未明也講之未明而執之愈固乃敢以所
見密陳惟恐陷吾君於有過之地以貽議於來世也
誰於孔子而能已其崇報之心哉伏乞以臣所言與
禮官所議參考折中斷自聖心於至聖先師之下仍
以文宣王三字易孔子字稱至聖先師文宣王或加
封稱至聖先師文宣帝宗其道則尊之爲師報其功
則封之爲帝斯恩義兼隆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
地而不倍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也豈非萬世斯文一大快者哉臣嘗考先臣夏寅所著政監已倡今日之所議夫成周四代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舜禹湯文本皆帝王也則虞庠必禰先聖帝舜夏學必禰先聖后禹殷學禰先聖湯王東膠祢先聖文王夫豈以爵位爲嫌諱之而不稱哉孔子魯司寇耳司寇之官固未可以南面而爲帝王師與其并削司寇而以匹夫當之執若加封爲帝爲王於報爲宜哉此則萬世公議不容已者也臣之愚見如此所言果是伏乞於秋祭未舉之先擇日幸太學行釋

進賢縣志

卷之四

學校

三十一

菜禮加賜封爵師生進講而罷此千古美談臣何敢言緣係陳愚見以裨聖政事理爲此具本親齎奏聞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四日進二十七日奉聖旨這祀典已有定議陳雲章輒行奏復却禰孔子欲富貴心與吾人同好生狂妄本當究治姑從寬調外任用該衙門知道

書院

徵士書院 以魏謩名在啓和門外正德七年改東壇廟爲之縮十丈衡前四丈七尺後三丈五尺門屋

廳堂各三間後塘一口直四丈五尺前廣三丈五尺後二丈五尺嘉靖間尹程光甸重修今止廳一間門屋一間天啓間會權璫廢毀天下書院兩臺檄下尹梁應材改額爲迎春亭

鍾陵書院 正德七年改福勝寺爲之縮一十二丈衡二十丈坊牌一有濂溪祠光風霽月堂明通公溥四齋提學副使關中李夢陽記鍾陵書院在進賢縣學背學書院各據崇東南向而中限以衢始子毀南嶽廟福勝寺僧謂學生陳雲章曰請以寺易廟陳生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三十二

曰何也僧曰廟僻而寺臨衢且近市寺爲書院則書院學各據崇相望也於學便陳生以告予予曰可哉易之於是徙寺於廟而以寺爲書院云教諭黃懿訓導談一鳳與陳生等來議書院事曰夫進賢者故南昌鍾陵鎮也割爲縣稱鍾陵書院宜夫周子者故南昌尉也祠則周子予曰可哉於是書院立祠祠周子前立講堂祠左右齋四明通公溥有東西廊屋又立光霽亭云建昌府推官趙漢會權縣事頗葺其殘漏知縣王紀至則建二門立碑又以南嶽廟故租九石

零并田入之設門子守焉大槩亦若此焉矣王紀使
永記予曰嗟書院厥予愆哉夫郡邑之設學也所以
規賢也是故廬以居之使之安也廩以食之慮弗專
也師以臨之友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衣
冠示殊衆也建之以廟賢聖畢集標之趨也朝鐘暮
鼓課藝程能嚴情縱也夫如是士猶不知踐道而書
院者十奚以哉雖然士由是有興乎陳生曰自孔孟
沒歷千餘歲學幾絕矣周子起而後道復明也先生
謂有興者以茲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聳耳目以新

之則舉措焉存如射者在庭揚觶以命耦周子者非
文王猶興者也明通公溥其徑也光霽者彷彿乎形
容之也夫書院可少哉書院地丈尺屋數刻諸碑陰
萬曆十二年間尹林道楠改建積善坊大井隘巷傾
圯癸卯尹黃汝亨以儒學後脉有華盖山舊白馬廟
在焉廟廢學脉遭居民取土受傷遂從士請改鍾陵
書院於廟址天啓丙寅權璫煽虐檄凡書院盡廢尹
梁應材因改爲王公祠

國朝康熙辛亥尹聶當世倡明講學邑人士卜遷於

西門邑人饒字棊爲之記鍾陵書院何昉乎明學使
李崆峒先生雅崇文治下茲令進於是建鍾陵書院
祠濂溪周子地故福勝寺所也萬曆甲申呂邑侯改
建于積善坊隨圯癸卯黃邑侯復遷於華盖山白馬
廟舊址會夫啓丙寅權璫煽虐檄天下無許存晉書
院遂靡子遺焉我玉沙聶侯來泣敝邑神明豈弟仁
漸義摩其聽民不怠牧民不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
而尤勅勅爲 朝廷培育人才月有課季有試程文
校菽無情無狗至於仁義忠孝立身行己之大旨反

覆勸導言尤藹如也夫孰忍一日稍去其保抱携持
者哉議者謂侯於吾儕父母也而師保之矣然邇者
不幾秉洙泗之鐸以狗於路乎計惟書院便請復之
詢諸薦紳薦紳曰可哉詢諸耆舊耆舊曰可哉遂各
踴躍醜金闢地於迎恩門以內五父之衢而觀聽所
聚也量材鳩工爲門伉如爲堂靚如爲左右兩傍各
翼如繚以周垣塗以丹堊事不勞而功倍而鍾陵書
院壯於舊貫矣諸生請記其事於予予始得拜手颺
言曰茲舉也非特後學敬業之有所而抑進人才勃

興之一會也哉君子於以觀治矣世之盛也教養隆於上士無不爭自濯磨以羽翼景運而天下卒受真才之用逮其後教化弛而絃誦息城闕子衿高曾不守蠱世道壞風教害氣且漸究於君父卽以進論之丙寅迄今人心之淳澆運會之升降科目之盛衰較諸疇昔何若豈非樂只君子之深憂也乎今日者諸生一旦游詩書之府履道德之庭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志焉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是已進之興日可俟也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三十六

矣方今

聖天子暨 各上憲惇尚文教廣厲師儒興禮義以維風俗俟宣化承流不遺餘力使進人士類皆回心嚮道此非拘牽俗吏之所能爲也推以治天下有餘矣然猶有勉焉諸士尊所聞而行所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他年立朝之建樹本此矣若夫繡鞶帨藉氣援千祿營私而已豈侯所以爲朝廷培育人才及多士踴躍襄事意也雖然侯之教澤則曷有諼哉記有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 後

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進人士豈不識 本
事乎侯將俎豆萬世無疑矣獨元公也歟哉

軍湖書院 楊仲弘范德機避亂於此聯句五日

光看未厭 楊 再看五日可周全 紹祖 衣冠榮耀無千

載道義交游有百年 范 佳會不常詩似錦 紹祖 盛延

難再酒如泉 范 明年此日遊何處誰在花陰其月眠

楊 滕玉霄次韻春霽名園花未厭花時人事欠

全彤墀空有三千字白髮虛過六十年案上詩

碎玉爐邊茶使汲飛泉萍踪浪蕩天涯遠那得重不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三十七

下榻眠 吳草廬湖亭酌別詩載酒崇穀集短亭紛
紛歌吹鬧離情經傳性理誰堪托世濟功名我未成
楊柳風前金片碎芙蓉露下玉團清放舟今夜瀟灑
口直到武陽天未明

棲賢書院 在十七都棲賢山卽撫州刺史唐戴叔
倫故居萬曆間尹黃汝亨鼎建外豎一坊曰棲賢留
勝內仍戴公舊額爲明經堂三楹榜於簷前曰清流
碧山後起一閣曰寓閣左右小屋各二楹與明經堂
相縮後顏曰小天台山院四至東至金剛寺南至港

西至仙姑庵北至望湖亭 黃汝亨棲賢書院記棲
賢山從池溪而東去壇石縣治八十里踞潤陂司之
右按志載唐撫州刺史戴叔倫嘗居此構明經堂其
上地隣東汝干越間令折腰送迎至此必勸則望岷
而返余初至亦跡之不得時時見蒼翠拂面清林白
石繡錯盖暎意其間有異人靈秘在焉客秋按志而
索之從金剛寺左徑披林莽而上得書院遺址不盈
半畝而溪山繞集不減輞川圖畫詢山僧里父老俱
稱有戴翁棲隱仙去亦不詳所自而余門人金孝廉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三十八

廷壁及諸生萬年祝金耀斗五六輩家潤陂市因與
之嘆息搜討乃知卽戴刺史叔倫書院荒於林麓荆
榛間數百餘年矣其山院基爲故大中丞張公伯川
所有今歸之季典史栻栻亦家其傍卽爲余督羅溪
橋岸有津梁功者也往戴公爲刺史時遇歲旱作
泉陂卽今千金陂已遷守饒州多惠政退隱饒之東
湖復移隱此山棲遲三十年自稱小天台世人悅其
賢遂稱棲賢山而公故潤州人字其溪曰潤陂盖不
忘戴公也按唐集有除夜宿石頭驛夜發袁江越溪

村居諸詩卽其地云余因與金生輩箕踞其上召山僧里父老相顧指點眺覽其最勝處則青山四面溪九曲戴詩所稱清溪流過碧山頭者其實錄也前峙而遠映者名學堂峯胡居仁讀書處也左挾而峙者一名福神岡係周仙修煉處又一名石螺峯袁潤陂市通干越之龍津焉右挾而峙者一名雄嵐峯係浮丘伯修煉處又一名五彩峯漢高祖功臣吳王芮所生地也稍迤而西爲海棠洞先隱士臧嘉猷讀書處又南華觀有羅必元書屋遺址皆此山德隣也而

山之後松檜千餘株山石綴青點碧爲蹲爲卧魄磊而英多不可勝數望其水紆迴浩渺走瑞洪合鄱湖入於江盖地不踰數畝兼撮江山之勝古人三十年肥遁臨流枕石詎無意乎因相與浮白而歌襄陽之詩曰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戴公去今幾千載安可遇我輩而令名山高隱湮滅不傳乎哉金生輩躍然領其事謀復棲賢書院之勝季典史栻亦慨然捐其山若干畝出以相餉曰願還戴公余爲捐俸三十金東餘諸生葉愈華等及

里居好事者咸各醜金爲佐所費二百金而羨而院成矣禪寺側起一坊曰棲賢留勝歷磴尋尺上面所謂學堂峯者而爲堂三間榜于簷之前曰清流碧山閩人李伯東先生筆也其中仍戴公舊名曰明經堂而左右書屋各帶一短墻其後起傑閣一諸生欲置我百尺上余曰此舉本爲戴公毋令余羶附作千古笑端命之曰寓閣古今皆寓也今求所謂戴公者在哉閣之下卽題置高隱戴先生一座左右小屋各二楹與明經堂相縮亦以短墻匝之後顏一小扁仍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四十

其題曰小天台工起萬曆甲辰閏九月竣於乙巳夏四月山前後林木峯石禁勿得侵伐侵伐者卽本業主亦坐以毀滅先賢罪古人愛其樹思其人卽潤陂之遺亦里父老子弟意也戴公諱叔倫字幼公號玉屏潤州金壇人舉唐德宗貞元年進士仕至容管經畧使加金紫贈譙縣男山院四至列碑陰 邑人饒伸寓閣記進賢之東七十里許曰潤溪有山巋然左石翼舒前峯對拱環峙若繡溪水東注縈紆迤邐北滙鄱湖盖鍾陵之奧區也唐時戴公諱叔倫者嘗卜

居焉戴公以潤州人歷刺饒撫兩州多惠政宦成而
隱居此地後人遂名山以棲賢川以潤溪云舊有書
堂第宅數圯數振迄於今鞠爲榛莽有年矣今邑令
黃君行視鄉亭至其遺址慨然議興復而會金孝廉
之有意也遂有屬焉令君捐俸廩先之鳩工助緡則
孝廉與二三諸生率之而俾其耆碩金秉赤萬鳳等
董之邑士民及餘干之西鄙若東鄉之北鄙願効財
力者糜至不浹歲而書院竣事以報令君令君喜而
記之孝廉輩又謀所以恢讀書之處表令君之澤者

復於學堂之後創一高閣夾室修廊堤唐山廡繹聯
前舍不僻不喧學士雲集絃誦不輟弗啻蜀郡穎川
之化矣孝廉議欲榜閣曰寓庸寓庸者令君別號也
乃令君固謝不居而重違其請則曰昔戴公以隱寓
而吾以仕寓無已則名寓閣可也於時令君方以治
行第一徵爲儀部郎且行矣仕民又欲勒石垂遠徵
文於余余嘆曰大地之勝豈不以人重哉溪山之流
峙於地形者萬禩而以戴公得名乃今又以溪山識
戴也戴公往矣又將千載而溪山在焉昔何以岑寂

今何以崢嶸昔何以不屋今何以累榭則令君之收
功也令君舉廢興利百猷鼎新於茲地猶所鼓舞則
是閣也戴公之所寓神令君之所寓意也自今而往
寓目焉則北望匡蠡南嶺表顧瞻我里毋忘前哲
寓跡焉則朝蹠灑淑夕翠微如憑虛御風翛然自
適寓志焉則高山仰止渠度斯存可以驗文章可以
考政事夫然故閣足永也蓋無寓而非道也善乎令
君之言曰得其趣則寄寓皆真不然雖真亦幻也有
味哉余聞閣之著名者莫如吾郡之滕王閣及讀三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四十一

王昌黎所叙記特言其景物之美可備遊宴耳閣中
帝子無述焉而垂之百年不可湮滅今神意所寓百
倍帝子其必傳於後無疑也雖然棲賢潤溪以戴公
重山川也書院寓閣以令君重戴公也而後之人承
叙萬年永觀懷德無忝前人以爲令君重余不能無
三致意云具閣延袤歲月工費士民姓氏具碑陰
邑人樊良樞寓閣記距鍾陵而東七十里爲棲賢山
唐刺史叔倫所棲逸處也戴公有明經堂舊卽其
遺址祠戴公爲書院接武金剛寺歲久荆榛入於民

間武林黃公貞父先生來宰敝邑夜宿潤陂聞古寺鐘聲乃披林莽跡戴公遺地集門人金孝廉德潤偕諸生數輩登眺其上相與弔千古之代謝而歌戴公清流碧山之詩嗒然一嘯林谷傳聲慨然復古書院民亦子來醜金成之題其枋曰棲賢留勝歷磴尋尺而上成堂三楹仍明經舊題而其後構一傑閣閣之後顏以小天台亦仍戴公舊名也山川之勝此閣可凭而盡工竣先生爲書院記甚詳予友金德潤徵予文以記閣諸生欲置先生於百尺而先生謙讓焉乃

仍高戴公座而字之曰寓閣古今等寓耳先生寓而政且寓而情予亦從先生寓而目請爲先生寓言之予惟古之人柔心應世而雅好所託超然塵垢之外故累心俱盡而此中真意獨以玄對山水得其趣則太虛爲室可以麾斥八極無所不至不得其趣而捷徑終南假步北山卽山川奇麗秀絕之氣不爲吾有此詎可令戴公見者戴公爲中唐名士有節槩先後刺撫州饒州所在有惠政而棲遲此山三十年方其三仕之日輒寄慨於買山未得諫獵非時及烟霞而

欲歸逐浮雲而笑晚其意固已遠矣至其冥是非於
漆園忘憂情於塞上清溪碧山踏花醉月白雲黃
結陰寄禪此真與道浮沉者也貞父先生以卓絕名
流作吏卽有阮嗣宗東平之趣于棲賢若宿世緣間
一曳屣卽有勝情壇石政平民治百墜廢舉其非譽
利害日代乎前如江上風濤山間煙雨曉夕百變怡
然接之青山數螺溪流縹碧欣然有會其所以寄託
者深矣昔蘓子瞻倅錢塘歐公屬以西湖僧惠勤三
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勤曰歐公天人

也人見其弊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
跨滄海也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
常爲能文者用西湖盖公几案間一物耳貞父先生
振衣千仞漱流萬里飄飄有世表意而吐納風雲襟
絡海嶽今且矯翼天路用以爲儀則先生眉宇之間
有棲賢也豈亦簡文所稱謝安石與人同憂與人同
樂者耶子瞻爲西湖長後一歲率四五夢至西湖上
先生一往有情境發於夢想卽不可知然是閣也
戴公得先生而傳其盛棲賢得先生而成其高先生

功德與言 爲不朽予言不是爲先生重也聊以
夫閣而已矣 戴叔倫越溪村居詩 來爲客寄禪
扉多話貧居在翠微黃雀數聲催柳變清溪一

花歸空林野寺經過少落日深山伴侶稀負米到家

春未盡風蘿閑掃釣魚磯

越溪卽棲賢山潤溪越溪皆戴公不忘潤州之意

黃汝亨棲賢山歌併八景詩我聞棲賢山右踞潤陂
側折腰苦逢迎覲面未相識去年蒼崖蔓秋草凌巖
直上風蘿道半面荒餘一畝宮四週迴作青山抱世
人不解稱仙翁千載於今識戴公公將北固山前潤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四十五

沁作西江陂上功銀章千綬百城長枕石漱流卧其
上溪溪垂釣落珊瑚樹樹披襟坐泱漭足不離山三
十年樵歌漁唱相周旋袖中挾有丹山訣筆下時飛
白雪篇阮家仙源未爲誤武陵移入鍾陵路棠蔭松
影兩不磨人世浮雲何足駐吁嗟戴公安在哉風流
贏得小天台虛名競慕南州榻勝事爭傳帝子臺
嗚父老無美惡于中欲起寓庸閣但言江山今古同
那知戴公不可作嗚呼桐鄉祠峴山淚昔人不留今
不去曾史堯桀無定據我與戴公等一寓胡爲皇

欲何之惟有清溪碧山無恙長此住日出荷鋤來日
入荷鋤去三唱咏而歸明月照疎樹農郊晚唱空山何所

爲日高僧未起一聲破諸緣寂寥從此始僧寺晨鐘入山

展茶經我愛陸鴻漸香風泛綠叢春雲齊片片茶團春雲

古人不見我幸有竹書在明月照高臺相對映千載

書臺橫看紙學堂側看紙文筆何似萬丈長應有五
夜月

色集筆峯盈盈九曲水周遭縮衣帶四面碧山垂一

一浮遠黛帶水江雲淨不流悽風嘯儔侶杳杳西北

飛和雲泊沙渚寒沙窈窕山谷間忽然春風生何來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四十六

笙簧奏嘒嘒啼鶯聲暖谷鳴鶯邑人金廷璧和八景詩

晝爾於田東復西夜歸聚樂共旄倪瓦盆盛酒歌聲

沸贏得官清歲稔時化城隱隱與峯連住持齋心

可是玄涌盡起敲聲百八醒提塵夢覓先天清明已

過日遲遲正是山居得意時雀舌吐英雲吐彩物華

天寶更誰知傍水臨流一片磯幼公曾此獨棲遲

當時高節今猶在千載輪光照舊絲亭亭高插紫

雲雪花若江淹入夢饒造化有情留勝槩至今文物

絢清朝周環若束日潺潺清色怡人觸目間會到

源頭渾是趣不勞淺識更觀瀾 北風浙浙暮江濱
寒月蘆花幾處明瞭地一聲雲意澹倚樓人目入青
旻 洞口春深日色融欣聞野鳥弄晴風天機到處
堪宣洩半在無情睨皖中 邑人陳良訓和八景詩
田舍樂餘閒日晚賦歸去一曲漫歌聲遏雲振林樹
山寺有華鯨旦旦催人起打破夢覺關善念孳孳
始 茶團得春先織茅發以漸惟天生物心覆之雲
一片 古有讀書臺臺上月長在八窓景玲瓏清光
億萬載 江上數峯青卓然似文筆添得夢中花雲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四十七

煙四時集 溪流漾碧天光橫玉一帶俯瞰只虛澄
遙映遠山黛 嗷嗷霜裏羣大呌雲間侶月明何處
飛息翰欣此渚 盤谷春光媚聚樂惟友生相彼遷
喬鳥猶弄睨皖聲 邑人金秉赤小天台賦東鍾陵
而遁七驛南彭蠡而遡百里界古吳越之會有山岨
焉而秀起木扶疎焉而喬而兌石磊塊焉而蹲而跪
前厓壁焉而削後湖汪焉而漚下流過之清溪怪竒
燦照犀之磯左挾腋之洪寺福勝儼卓錫之麓遶紛
馳之官道幾摩齊市之肩側交易之商居恍聯新豐

之沫環四壁之咕嗶似精舍之武彞探芳焉騁金谷
之遊騎搜竒焉發大小酉之玉筍况戴公於此升遐
則雲錦之流亞而黃侯鑒之高閣卽峴山而可配胡爲乎
字之日小天台嘻噫我知之矣其分野應薇垣之纏
九霄於焉可梯山藥芬芬兮分洞口之香榭花苒苒
兮帶武陵之媚樵子之斧斤旦旦兮不減爛柯之伍
茶女之筐筥盈路兮依稀持祐者之漫戲至品竹彈
絲之妓或者迎人之管絃而蹄舞羽翔之類抑亦當
年鳴吠迂迴之蹊蹕是卽百二十里之宛轉崢嶸聳

進賢縣志

卷之四

書院

四十八

脊人以謂八十丈之蹲據石間泌沸有玉泉之湧出
週墻草木成瓊林之蔽芾架絕壑而有橫橋仰登臨
而玉閣瓊樓亦依然其蔚峙隱高人而可以問道旅
遊客而忘其歸未必劉阮之非是故以小天台命之
欲後之有意茲山者顧名而思義處則鑒箕穎之操
出則爲莘岩之繼庶天下有山斗之望而於清議無
移文之愧

社學

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

十六年詔民間立社學有司不得干預其經斷有過
之人不許爲師 二十年令民間子弟讀御製大誥
又令爲師者率其徒能誦大誥者赴京禮部較其
所誦多寡次第給賞又令兼讀律令
正統元年令各處提學官及司府州縣官嚴督社學
不許廢弛其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
成化元年令民間子弟願入社學者聽其貧乏不願
者勿強

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民間幼童十五

進賢縣志

卷之四

社學

四十九

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

本縣社學舊二十六所

一仁壽坊

今爲倉卽原名宦祠

一薦賢坊

改爲教諭廡

一鄭家塘

改名養濟院今廢

一一都

魏亭橋

一二都

藍田

一五都

荷田陂

一七都

周溪橋

一八都

碧溪

一下八都

梵安寺傍

一十都

捉牛岡今爲社倉

一十二都

南岡嶺

一十三四都

徐家橋

一十五都

池陂橋

一十六都

元陽觀傍今爲倉

一十七都 今潤坡倉側

一十八都 橋楊

一二十二都 今祖教倉寺

一二十三都 坊文

一二十四五都 子鄔

一二十六都 陽三

一二十八都 今梵葉寺傍

一三十都 寺利傍生

一三十三都 溪羅

一三十五都 嶺玉

一三十六都 土坊尹林道楠查復

一三十八都 鍾成寺

以上俱成化間尹呂聲建督學李齡為記刻石明

倫堂東壁後俱廢萬曆間尹黃汝亨建社倉多因

進賢縣志

卷之四 社學

五十

其址

新社學五所在城五隅

一東隅社學 買居民黃世顯基屋衡

一西隅社學 縮西壇廟為之衡七丈

一南隅社學 知縣白馬廟為之衡四丈縮九丈萬曆間

縣梁應材改額王公祠

一北隅社學 丈改競渡廟為之衡三尺

一中隅社學 五改壇石山廟為之縮八丈

提學僉事李齡社學記皇上嗣位初元慮天下未臻

於治良由學校未興不得真才之用特遣憲臣簡
賢良俾專提督之任行之既久致有成績景泰中以
言者革去其職學校漸弛乃天順六年仍復其職又
勅天下郡邑每鄉每里咸建社學選擇儒碩以教民
間子弟甚盛典也齡以菲才叨承重寄受命而來夙
夜祇懼惟恐有負故凡巡歷所至卽命有司首舉其
事而所屬官僚罔不秉公協力綜理其役而進賢縣
知縣呂聲以名進士出身爲政而能急於先務於是
鳩工聚材首建社學凡二十六所而庶民小子莫不

翕然而就學矣乃命工礱石請記其事仰惟唐虞三
代所以比屋有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
以天之生人獨厚於古而薄於今耶蓋以教之之法
盡道也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以幼儀十三學樂誦詩
十五入大學教以正心誠意之道修己治人之術有
詩以感發其善心有禮以約束其筋骸有樂以涵養
其性情故自幼至長非僻之心無自而入而賦予之
良得以恒存而不喪伊川所謂古人生子自能食能
言而教之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

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者此也降自漢唐廢壞禮樂學政不修士之所學不過專事訓詁務爲文辭以徼利達而已而古人之良法美意蕩然矣欲人之成材風俗之淳美不亦難乎我朝龍興稽古爲治外而天下郡邑旣建學立師以教兆人之俊秀內而京師又立胄監以煦陶其成列聖嗣興丕楊休烈教已行矣而皇上猶惓惓特立社學以爲大學之張本使天下之人自童穉之時無不受學以養其良心旣成童拔其秀而實者育之大學以造就之濟濟

進賢縣志

卷之四

社學

五十一

青衿樂乎清時棫樸之化者莫不遵正學迪正道出而奮庸於時必能弼亮天工而翼宣盛美行見文教之敷洽絃誦徧於閭里而今之學卽古之學今之人卽古之人唐虞三代風俗之美復見於今日矣則聖天子建茲千萬年不拔之盛典固宜被之金石昭示永久後之繼治者尚當欽承而無忽而可令斯學淪於榛莽也哉 邑人汪集社學記進賢社學按舊志新舊共三十一所矣今詢之其舊者散布鄉都各里固多廢爲榛莽及併基地隱占者有之矣新者近列

在城各隅改毀淫祠及買民居爲之然亦不能保其
不至廢奪者盖由當時雖有建置社學之名而慎選
儒碩群聚坊鄉子弟教讀之法未之實行故耳夫父
母之愛其子必先之以教由小學而入大學此古教
之法此我先朝聖天子之所以汲汲於郡縣社學
之建也使有司能以實奉行選師督教社無虛學月
有稽查遇學室圯壞責令各坊里公同出資修葺違
則有罰而其學又豈至廢且奪哉愛禮存羊茲故備
書之